



說苑卷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阿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

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謂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

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
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
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
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
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財也無所推而不從命
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
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
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
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
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
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
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
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

子仆地有頃蘇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怜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見於色下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

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
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
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
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
俟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紆紆則可以爲方伯諸
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
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
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
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
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仿
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
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間居心思鼓琴讀
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
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
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

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
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
者榮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
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
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
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勉
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
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
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子將
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則
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
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
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
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
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
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

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天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斲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兩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天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

食於金飢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跛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立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
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憊不亡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

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
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
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
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
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
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
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
其君乎師曠曰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
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
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
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
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
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由

夫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
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
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
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
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
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
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今甯越之材而又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
非此之問也謂以汝之所能加以學豈可及
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
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擇其策操弓
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
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
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
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
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
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
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
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
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淺根培不深未必樞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
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且未必亡
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拍而禍至乃
始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
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
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
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
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謂無以異乎幼之時
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
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
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
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
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
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

軒曰呂刑云一人有慶非以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得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正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基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

猶免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
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
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人足以為援賈
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
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
受罪其嗣亦受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
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
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
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
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
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
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濬
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說苑卷第三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矣目劉向上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
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
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
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
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士而曰我能行義吾不
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

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緇
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
則辭上卿不活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
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彭不輕死亡
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
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淑之君子其誰
能行之哉王子比于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
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而子者
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
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
因此觀之且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
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
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白
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
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
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

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備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之故不為軾也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之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色焉一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非求於人人則獻之美為不受曾子曰臣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有賜不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一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
之使人遺狐白之表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但
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葉之子思辭而不受子
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
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
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相公太子相公有後妻子曰公
子月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飲立之請於
公曰請使目夷立目夷爲之
以之曰何

故也對曰臣之勇在衛愛曰若終立則不可
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
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
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
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
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相公有疾使人召
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
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

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之入困以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立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

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
子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
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
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
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
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
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
而去子是適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
義與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
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

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
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處汝樂吾無
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
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
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
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
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
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
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
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
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
子分楚國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
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
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
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
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
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
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

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
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
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
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
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
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
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
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
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闖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
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
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夕也
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
死是之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昔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乃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圃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

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

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虜地忠臣不忍爲也
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
請死君曰于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
于大夫毋死予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
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
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
此請成于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
上以徇於國

宋庸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
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
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
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
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曰鄰國之
使西刺之則使使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
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具信辨士不
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志則

思理危不志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康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

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取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

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賾使旨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賾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賾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以之諫不聽我能去今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甘祿者死其事吾既食
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而死之遂驅車入死
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
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刑崩可
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
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邢生之曰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
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

蓋邑人王歎賢令以軍曰環蓋三十里母入以

歎之故邑而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歎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

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再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以兵為君將是助桀

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

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大夫聞之曰王歎布

衣義猶不肯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几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交斯汝也上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月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而以難死朱厲附將徃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徃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

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
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
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
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夫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
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

說苑卷第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
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
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
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
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

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
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
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
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幅於內不能
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
陵弱衆暴寡幼孤寡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
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
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
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
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
之謂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
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
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上使
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
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
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
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
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
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秣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
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
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
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何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齊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太行當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
對曰臣問愛其人者藜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
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
而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廣大乎平天下矣九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
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
心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
仁詣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

不詰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
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
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
一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其工靡堯舜
一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
無德而苟利也豎刀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
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國治主榮明主祭為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
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
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是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
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大
下諸侯與境內自太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樂令上樂其樂下傷其費長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遇燕燕君逆而出城
桓公問筮仲曰諸侯相道固出境乎筮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得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獻獻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愛禽獸之加馬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貧新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且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遠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不室者諭而供秩馬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凌是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覓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覓
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
擬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
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謂過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首譽謾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董惡實禍蔽
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
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
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
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
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危
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史
治者利其然則拍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鉅
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皇陶聽之猶以爲死
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爲一切不顧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
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
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且
聞鳥穀之郊不毀而後鳳凰集集誹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
舍垢六之道也日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
遵文武之嘉德者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六
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
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為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
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
天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
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
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
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
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
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
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
知吾之愛也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
得志於鄭諸侯雖我憂必滋長郤王又曰得鄭

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澆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計民之生也必以時而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張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
人將乘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
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
成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祭何莊辛對曰居不
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
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祭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
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
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
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

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
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
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文
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
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如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史太守竟殺孝婦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十求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
孝婦家太守以下自至馬天立大雨歲豐熟郡
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菜治廬舍謂匠人曰
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
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于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
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

人來對曰曰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
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
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管仲上車曰嗟茲手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
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九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
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
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

夫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
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
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
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
則災害起而曰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
將起國家將亂云爾孫卿曰夫闢者忘其身者
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瀆史之怒而闢
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

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
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
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向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
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
則是已君子而被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
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
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
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

鬪何哉此之狂惑亦必病乎則不可回目人也而
好惡多同人之鬪誰以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
式呼俾晝作夜言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
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曰衛孔子曰君子
以忠爲質以仁爲飾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
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
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

子示樂羊樂羊不為義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
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在中山見其誠也
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
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
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繼而與之孟孫怒而逐
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
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君子乎故曰巧詭不如
拙誠樂羊以有功而兄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

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
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
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
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說欒有叔祁
之許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
之曰怨不在人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
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興難母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
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
段規反而殺智伯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矣士出夕烏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右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
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